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刊第三本第一分抽印本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

趙 蔭 棠

中華民國二十年

北 平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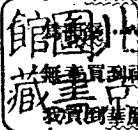
趙 蔭 棠

(一)緣起

康熙字典卷首列等韻一卷，是人所共見的；但要問起牠的來歷，恐怕是誰也答不出來。這也難怪，因為在滿清盛時，有威權的音韻家都拿全副精神去研究古韻，不屑注意牠；沒有學問的人對於這件東西，根本就莫明其妙，那還會去搜求牠的祖塋？還有一個大的原因，這本書的來歷起初就有點曖昧；即令有人知道，也不敢明顯的說出來。待時日久了，世人更把牠當成欽定的書，絲毫不敢懷疑。到清末有勞乃宣者，一則注意等韻，一則處在君威衰替的時候，才把這秘密揭穿一部份。據他研究的結果，則謂等韻切音指南乃與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為一家之學；其他一部份，字母切韻要法，大約為正德以後，康熙以前人所作。於是在他的等韻一得上彷彿登廣告似的說道：

「四庫著錄存目，皆無其名，不知字典採自何處？問胥廣詢通人，無知之者。故篇內但稱字典所引，以示闕疑。博雅君子，如有知此兩書源流，以示我者，不啻百朋之賜焉。」

錢玄同馬幼漁諸位先生，近幾年來見到些新材料，從內含四聲音韻圖後的「唱」字歇出絲跡，屢屢講及。我因為沒有見過這些材料，向陳子怡先生打聽消息，他說：「這是從華嚴字母脫胎下來的。」不久，他在女師大學術季刊上發表一篇釋康熙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的文章。他這篇文章的解釋，對於我的確有幫助；不過他所說的「反紐之法與華嚴字母結合，而產生內含四聲音韻圖……再傳而為明顯四聲等韻圖……三傳而為等韻圖」等等的話，與我所聽說的音韻發展史有點不同。我在未看華嚴經之前，無意買到神門日誦一書，後來問陳先生，知道他所本的即是這裏邊的華嚴字母韻圖。我讀華嚴經之後，覺得字母切韻要法的近祖還不是這樣。我上馬先生那裏追求，他



慨然出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令我參考，並且說張少元先生還藏有比此較早的板本。我上張先生那裡告借，他慨然允諾，先後轉來兩種：一種保持原狀最為完全，一種與馬先生所藏者相同。我跟着又搜集到一種與此息息相關的書，名曰三教經書文字根本。我憑着這些材料，又參考許多次要的書，更去訪問幾個方丈與查考好些碑塔，才寫成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動機僅在解決一個問題，不料連類而及的解決好幾個問題。我這樣辦法，真足貽牛刀割雞之誚；但不如此，亂麻終久是亂麻，永久糾纏不清。這樣的解決，雖不敢說是徹底的，但總可以說是近於徹底的。不過我要預先聲明：這篇文章講的有對的地方，是諸位先生與環境之所賜，決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若有錯誤的地方，是我選用材料的不當，還望讀者加以指摘與批評。我知道一件學問的真象，決不是一個人的研究便能成功。牠與抒情的文章單靠個人的沉思與默想，是大不相同的。

(二) 從韻攝上論字母切韻要法

字母切韻要法是分十二攝的。這個十二攝之數固然足以惹我們的注意，但必須顧及牠們的內質與時代的關係，方不上牠們的當。

現在先說這個數目吧。這個數目也奇怪的可以，無論東西中外都好用牠爲成數。但這些數目都有歷史的意義，仔細研究起來也很有趣味。本篇與牠無什麼關係，現在只說牠與音韻所發生的因緣。牠與音韻結下不解之緣，有兩個來源：一是從印度傳過來的，一是中國的國貨。按宋景祐天竺字源云：

『准天竺聲明字源及涅槃經有十六轉聲；然天竺學人傳授，只分十二轉聲，良以除之四聲已在第三第四二聲之中收斂；又向下生字，別無裝戴去處，所以只用十二轉聲。』

由此可見中國的十二攝與十六攝，都是受佛教的影響。天竺聲韻之學，當與譯經事業同入中國；但我想譯經之初，無論中外的大師與沙門，對於此種學問，未必有系統的介紹，即令有之，書或散佚，我們也無從知道到底起於何時，依現存的書考察起來，當以悉曇字母爲最早。悉曇字母之流入中國，羅振玉以爲遠在晉世；但他所印行的涅槃經悉曇章，缺而不完，無法依據。今據唐時日本弘法大師徧照金剛空海所撰之梵字

悉曇字母並釋義有云：

『左十二字者，一個迦字之轉也。從此一迦字母門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各生出十二字。一轉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四合之轉，都有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曇章，本有自然真實不變常住之字也。』

這個十二轉，也就是十二攝。攝字用在韻書上，我們都知道是始於劉鑑的。然而這也與釋門有關係；以上所舉之書有云：

『所謂陀羅尼者，梵語也；唐翻云總持，持者任持，言於一字中總持無量數文，於一法中任持一切法，於一義中攝持一切義，於一聲中攝藏無量功德；故名無盡藏。』

轉字搬到韻鏡上有四十三轉；攝字搬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上有十六攝，搬到字母切韻要法上有十二攝。十六攝暫且不論，十二攝的數目與名稱是本篇主題的發源。

華嚴字母韻圖不知成於何時，現今所得見者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之所載。此書雖是唐時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的，而華嚴字母韻圖未必不是後來附入的。圖上列四十二字母每字母下寫十二字，成為一豎行；每行之下又贅以與母相同之字。對於這豎行的解釋有三種說法：一說謂每豎行合十四字，即隋書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陸一」方以智主持之，我覺得此說未必靠得住；一說謂每豎行合十二韻，袁子讓主持之；一說謂十二字之下尚有與其母相同之字共為十三韻，馬自援主持之。此三說之中，若從袁說，就是十二攝。這個十二攝雖然在外貨的華嚴字母統御之下，其實已雜入中國語言的勢力。牠在明末清初的音韻史上發生好多的影響。

中國的十二之數，起源當然也很早。什麼十二時，十二律之類觸目皆是。牠與韻學上發生關係，始於邵康節之皇極經世，在此書中的聲音圖的聲與韻彷彿是按着天干支配的。到明萬曆間，喬中和作元韻譜，韻分十二括；其應律圖圖下注云：

『十二括應十二律，乃聲氣之自然，而陰陽迭運，有循環無端之情焉。』

清初樊騰鳳作五方元音分十二韻，其原序有云：

『按皇極經世，天地終始，理數推遷，悉本時月世會，次舍支辰，以至黃鐘律呂，俱以十二積成一元。』

從他們自己的供狀審判起來，牠們的十二之數確切是中國貨。

字母切韻要法的十二，據我的研究，是中外的混血兒。在清初又有滿文的闖入，堂乎皇乎的十二，真是得着千載的際遇。牠得皇上的殊恩，列之於欽定的康熙字典的卷首，也是意中事。

然而這事只能在意中，很難說出口來，所謂心照不宣者是也；因為在你沒有證據之前，也許有人說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遠在乎其他之前，而且牠為別的十二之發源。我們為免除將來辯駁的麻煩起見，應該把牠的內容列出來以資比較。

天竺字母之十二轉據現在印歐言語學者的普通註音，應作：

遏 (a) 阿 (ā) 壹 (i) 醫 (ī) 曄 (u) 汚 (ū) 伊 (e) 愛 (ai) 鄔 (o) 奧 (au) 暗 (am)
惡 (ah)

這與中國的十二攝相差甚遠，可以具而不論，華嚴字母之十二韻則為：

岡 (ang) 桓 (eng) 公 (ong) 孤 (u) 高 (au) 該 (ai) 鷄 (i) 斤 (in) 干 (an) 金 (im)
甘 (am) 鈞 (ou) 「註二」

此十二韻中桓與公之分韻不似元韻譜，五方元音之合併，m 音之存在不似二書之消滅，顯然不是一個時代的東西。牠的時代雖然不若方以智之所謂在隋時，却至少在元明之際，因為牠與中原音韻時代的甚為相同。因此我們不能說字母切韻要法的十二攝就是華嚴字母之十二攝，因為字母切韻要法與元韻譜及五方元音之十二括及十二韻甚相近也。元韻譜之十二括為：

併 (eng) 搥 (ou) 奔 (en) 般 (an) 褒 (au) 幫 (ang) 搏 (o) 北 (ei) 百 (ai) 八 (a)
字 (e) 卜 (u) 「註三」

五方元音之十二韻為：

天 (an) 人 (en) 龍 (ong) 羊 (ang) 牛 (ou) 熬 (au) 虎 (u) 駝 (o) 蛇 (é) 馬 (a) 豺 (ai)

「註一」案趙宦光，方以智與熊士伯等認華嚴字母每行為韻志所載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實在是錯的。今觀悉曇

發字記有云：「悉云十四音者即於悉十二字中隨字之下次有乾里，乾里，里，梨四字；即除悉中最後兩字謂之界畔字，已餘則為十四音，今約生字除乾里等四字也。」悉曇字記所載韻母與上所舉之

天竺字母所載大抵相同。

「註二」自注

地 (e, i, iu, ei) 「註四」

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爲：

迦 (a) 結 (é) 岡 (ang) 庚 (eng) 禡 (e, i, u, iu) 高 (au) 該 (ai) 傀 (ei) 根 (en)

干 (an) 鈞 (ou) 歌 (o) 「註五」

此三者最大相同之點，即是 ong 與 eng 合併，m 歸於 n 而 m 消滅。五方元音與元韻譜之時代，固彰彰可考也；字母切韻要法既與之相同，當然與牠們的時代相差不遠。不過最使人上當的，就是字母切韻要法的內含四聲音韻圖的面貌就是華嚴字母韻圖的面貌。但是，面貌雖同，精神却異。即以內含四聲音韻圖的「見」母下之一行而論，也捺着近代人的手印。此行為：

岡庚(庚)禡高該(禡)根干(根)(干)鈞

此行之(庚)(根)(干)即係歸併之記號，所以與此三者相應之橫行全係空白。

再者五方元音的十二韻是由中原音韻的一派生出，在牠的序上說得明白：

『因按韻略一書，引而伸之，法雖淺陋，理近精詳。但從前老本，韻拘二十，重略多弊；聲止有四，錯亂無門。且母失次序，韻少經緯。余不辭僭竊，妄行刪補，於韻之重疊者裁之，減二十爲十二，以象時月世會與天地之一元相配而不可增損；於聲之錯亂者而叙之，添四聲爲五聲，以象行數方音與天地之五位相當而並無遺失。』

他所說的韻略就是蘭廷秀的韻略易通。韻畧易通本於中原音韻，閉口音還保存着，東洪與庚晴尙劃若鴻溝。到畢拱辰之韻略匯通，東洪與庚晴雖仍然分立，而閉口音完全消滅矣。新近又發見雲南本韻略易通之重韻，即是通韻的意思；若將其重韻細加歸併，與元韻譜及五方元音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同時代的東西，都有相同的趨勢。字母切韻要法雖然在形勢上利用外國貨（其實也不是純粹外貨）；而實際上却是像現在「中餐西吃」的辦法。殊途同歸，在同時代的主潮之下，總會產生出來不大差別的東西。

內質既已說明，似乎不必再加累贅之詞，但恐人不我信，不妨再拿出些外表的證據。明萬曆年間有袁子讓者，作有字學元元一書，對於華嚴字母韻圖曾下過分析的工夫，書中有云：

「註三」至「註五」依錢玄同先生講義。

『華嚴字母韻圖六百二十四字，皆用開攝，故臻攝「多」下不用「敦」而用「顛」，讀如「丁」；「他」下不用「吞」而用「天」，讀如「汀」；「拖」下不用「屯」而用「田」，讀如「亭」；皆取開不取合，此可以意通者也。獨其中有二字三字一唱者，予竊疑之。夫天地以一生物，斯道以一貫萬，豈有二字共一母者？將從首字唱乎？從次字唱乎？抑並唱之乎？隨唱之，非二字一母也。並唱之，是又兩母也。至二字一唱之下，所押之韻，予又疑焉，夫橫圖爲母，直下爲十二韻，諸單母皆用之。獨二字一唱者，如「瑟」下只用「尸」「書」「師」三字；又如三「娑」字下，俱止用「斯」「蘇」「西」；又如「室」字只用「室」「束」「瑟」；「也」字止用「亦」。橫輪以十二韻，殊不合「伏」「隸」「翁」「烏」「爐」「衰」「醫」「因」「安」「音」「諸」「謳」之例。說者二字唱用在次字，如「瑟吒」用「吒」；「娑多」用「多」；「娑麼」用「麼」；「娑囉」用「囉」；「娑迦」用「迦」；「室者」用「者」；彼首字直借以用次字之唱，故不用十二韻之押爾。然「訶婆」亦用二字一唱者，何以兩字俱押也？「曷羅多」三字一唱者又何以三字俱押也？索其故而未得，故援此兩唱之例俱押之。即不合僧家所唱圖，而予意童子所由以入般若波羅門者，端不出愚說也。』

他細加分析以後，始「依其圖列之，爲之橫別其母，某行爲某切字；直別其攝，某排爲某韻字。」分攝爲十二：宕，曾，通，遇，効，蟹，止，臻，山，深，流，咸。他又把華嚴字母韻圖分出開合來；但他分的形式與字母切韻要法不同，現爲篇幅所限不細舉；讀者只看他所用的韻攝字面，便知他是依據四聲等子與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以分析華嚴字母韻圖，與字母切韻要法相差尙甚遠也。到清初有馬自援者，作有等音一書，其凡例有云：

「按釋家者流，有華嚴四十二母，雖係梵音，如瑟吒者，實一呼而出兩字者也。今緇衣輩不知，徒欲易學，凡圖中有音無字者皆妄填以他字而失其本來，故其字亦不足憑矣。然細推其意，梵圖橫列爲四十二母。援按新圖二十一母，上下平亦共四十二位，此或上下平之並列者歟？其直列爲十三韻，亦與援十三韻相合。但其中有重出三韻，豈抑緇衣者，以有音無字而妄填者歟？存之以俟高明鍼砭。」

他所說的重出三韻到底是那三韻呢？恐怕就是指着那公，金，甘，三韻吧？在他的別

條上曾經批評洪武正韻道：

「…但其間猶有當爲一韻而誤分爲數韻者。如平聲先之與刪寒覃鹽，東之與庚，真之與侵，蕭之與爻，支之與齊魚是也。」

先之與刪寒覃鹽，東之與庚，真之與侵，豈不是字母切韻要法之化有爲無之三韻廢？

馬自援，四庫書目與小學考，俱言不知爲何許人。今由雲南叢書本，高序上察知他是康熙時人；「常癸丑，一夫負德」，正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反雲南的時候。

袁子讓與馬自援俱未見過分開合正副的內含四聲音韻圖，顯然這件東西是晚出的東西。內容如彼，外證又如此，可見陳子怡先生所說的「反紐之法與華嚴字母結合而產生內含四聲音韻圖……再傳而爲明顯四聲等韻圖……三傳而爲韻鏡……」的話，有些不大對。據我想來，是這樣的：梵文的十六轉與十二轉傳到中國雖然很早，但因中國的分韻複雜，不經很久的時間不能悟出以簡御繁之法。韻鏡是爲廣韻一類的書作的，所以竟有四十三轉之多。到劉鑑的時候，通韻併韻的風氣非常的盛，他的等韻圖就有十六攝的名稱了。實在說來，他的十六攝與梵文的十二轉是風馬牛不相及。元明之際，普通官話成立了，語言與唐宋時大異，才生出來近世的十二攝。華嚴字母韻圖來歷雖不甚明，在明中葉以後，是非常惹人注意的；趙宦光，袁子讓，方以智，俱細加討論。醞釀既久，才有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出現。內含四聲音韻圖很快的產生明顯等韻圖，或許是一個人所作的事，這到下文再說。內含四聲音韻圖上邊所排的字母非常有系統，不似華嚴字母之凌亂。圖中三合音已洗汰淨盡；二合音雖或有之，已非華嚴字母之舊觀矣。

(三)論明顯圖與內含圖爲一書

昔勞乃宣氏認內含圖與明顯圖爲一書，現在陳先生斥他實謬；陳先生是主張這兩兩部份不是一書的。這兩方的是非，若沒有勞的證據，恐怕再遲百年也沒人敢來斷定。幸而我從張少元先生處借到字母切韻要法的原刊，名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這篇佛經是真是假，我們現在不管牠；但是，設若我們把牠當成一篇序看，却是很有意義的。就在這篇佛經上說：

「此等韻圖凡有四篇，圖之橫者有十二韻。圖之豎者有百兩母。先分開合，次

分正副。十二韻中內含四聲。四聲俱者，凡有四韻。無入聲者，凡有八韻。」
『復告善現：後有四聲明顯之圖，有十二攝。每一攝內，各有四排，每一排中，各有九音。每一音內，母有清濁。每清濁下，各有四聲。聲同之字，或多或少，名同理異。如此之分，十二攝內，語言音聲，共有三千八百四十有二種，種各別。世間一切經書文字，不出此法。』

『復告善現：前有三段調音韻法，中有四首闍維歌訣，後有一篇切字樣法。條條須熟，字字要明。款式規模，如是，如是。』

從此看來勞氏所謂：『自證鄉談起，至貼韻首法止，首尾完具，自成一書』的話，是不謬的。不過陳先生認為非一書的，也有他的理由：

『內含四聲音韻圖之借入聲法，爲「該干迦下借短言」；而明顯四聲等韻圖，該干二攝皆一三等借迦入，二四兩等借結入；仍用此訣，實不可通。』

他從借入聲法的歌訣上這樣精細的瞧出破綻，真可謂之有心人。我恐怕有許多人，對於這歌訣就沒有留心研究過；即令有留心的，恐怕也莫明其妙。陳先生這樣的解釋，真足促世人的注意。不過他爲材料所限，才弄出錯誤來。二者是一書，有以上佛經的話作證據；惟有證據能作最後的判案。

陳先生對於借入聲法的解釋，還不甚清楚。我現在要進一步的解釋或許對於初學的人有點用處。借入聲法的第一句爲：

『迦結禪歌四聲全。』

這一句訣很容易解釋，就是佛經上所說的「四聲全者，凡有四韻。」其下三句是總說「無入聲者，凡有八韻。」第二句爲：

『該干迦下借短言。』

這一句很容易誤解。若把牠念成「該干迦下，借短言」，那便是不可通的；應該把牠念成「該干，迦下借短言。」其意若曰：「該干兩攝是沒有入聲的；牠們的入聲要去迦下借來而短呼之。」第三句爲：

『庚於禪求僂如是。』

這是說庚攝的入聲要去禪攝內求之；換句話說，就是要去禪攝內借來入聲作牠自己的入聲。僂攝的入聲呢，也是這樣——也是去禪攝內借的。第四句爲：

『岡高根鈎歌內參。』

岡高根鈎也是沒有入聲，却都要去歌內參求。

這個歌訣，固然是從內含四聲音韻圖來的；但因為四聲內含之故，牠實在沒有多大用處。我說牠的用處還在於明顯四聲等韻圖。我們現在拿這個歌訣利用在明顯四聲等韻圖上，除第一句稍有毛病外，無不通。該干兩攝的一三兩等是借迦入；二四兩等借結入沒有包含在內，是牠的遺漏。但這遺漏，應該原諒牠；因為牠要被湊成七字方能與下三句相配。這是韻文的錯誤，韻文向來是不適於作定義與界說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內外的兩部份是一書。設若不然，這個歌訣的全體便沒處安置。在內含四聲音韻圖裡邊並沒明言十二攝，我們知道那是迦的入聲，那是誡，傀，歌的入聲，去借短言，去參求呢？我在這裏再夾雜一句吧，看這樣的配入聲法，也不是韻鏡以前的東西，因為牠把廣韻時代的 -k, -p, -t, 的系統完全弄亂了。

(四)從「唱」字上論字母切韻要法

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後邊直線內有一「唱」字，向來沒有人注意牠。馬幼漁，錢玄同先生所說的「唱」字的來歷，是牠的近祖；陳子怡先生所說的「唱」字的來歷，是牠的遠祖。這是我的判斷；決不可把這個遠近弄顛倒了。一弄顛倒，音韻史的全盤，都得更動。我並不是說已成或將成的學說不許變動，但變動要靠着事實和證據。在陳先生之說出現時，我的心的確有點動搖；因為那時候我買到禪門口誦一看，見那「唱」字的痕跡，也的確與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唱」字的痕跡有點相像。後來我得着張，馬二位先生的書時，才把搖動的心穩定住。禪門口誦的華嚴字母韻圖，是把散見於華嚴經者聚列在一起。華嚴字母韻圖我很疑是心元明間的東西；即令不然，也是經元明人刪定過的。牠的初形，我想不過是如此，如第一圖：

第 一 圖
華嚴字母梵書



現在所流傳之華嚴經中有華嚴字母韻圖，即是把這種字母之每母下係以十二韻（或云十三韻）。釋家唱軸們的時候，還有種種手續。第一是誦誦闕真言，其次是唱佛讚（在各卷不同，有佛讚，法讚，海會衆讚，會讚等等）再其次，方唱字母讚；字母讚畢，則唱字母。現在我把第一卷的形式抄錄於後：

誦誦闕真言(略)

佛讚(亦名經讚)

華嚴海會，舍那如來，蓮華藏海坐華台，諸佛嘆奇哉。萬象昭回，幽暗一時開。

舉字母讚

華嚴字母，衆藝親宣，善財童子得真傳，秘密義幽玄。功德無邊，唱誦利人天。

阿	上	聲	○	快	勝	翁	烏	臘	哀	醫	因	安	音	諸	誦	阿	—	—	阿
多			○	當	登	東	都	刀	鹽	低	顛	單	○	耽	兜	多	—	—	多
波			○	幫	崩	○	通	褒	頤	單	賓	般	○	○	○	波	—	—	波

—唱—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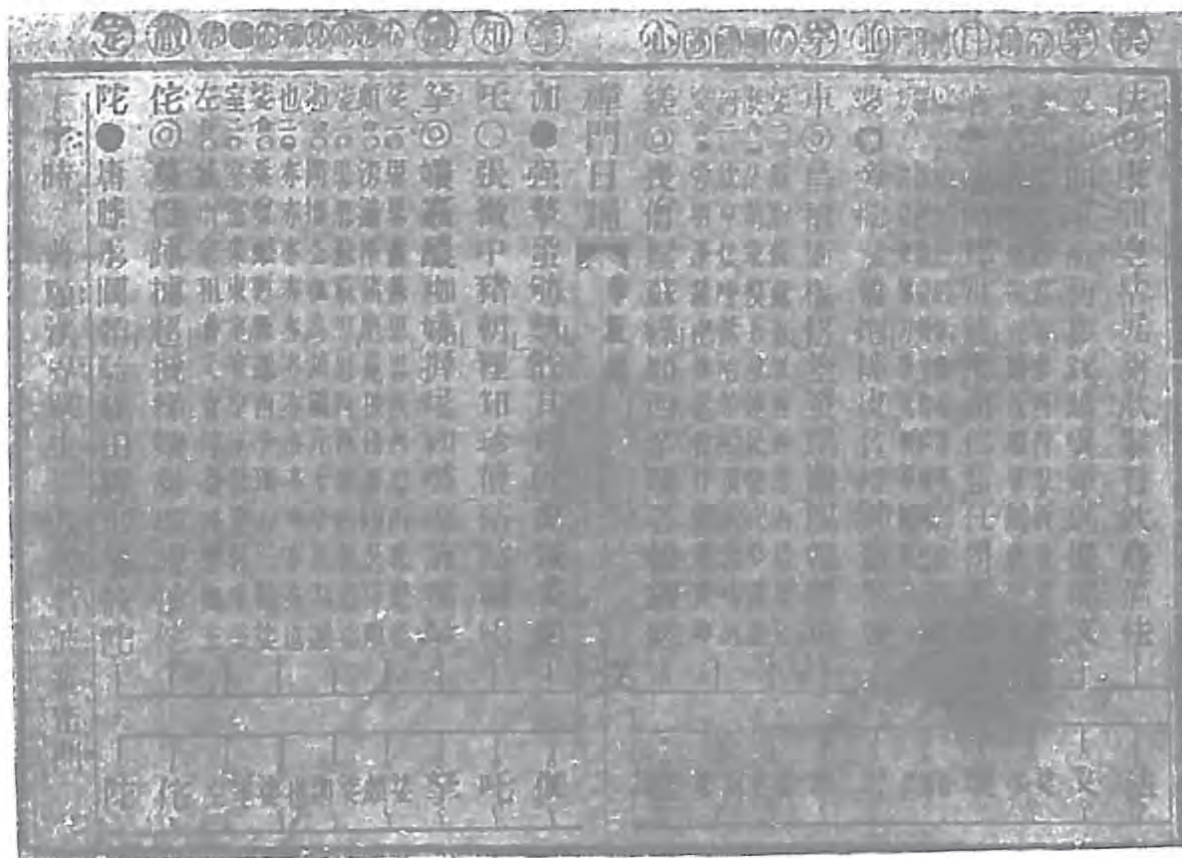
—時，普願法界衆生入般若波羅密門。金字經衆和同。四十二字妙陀羅，字字

包含義理多。阿彌。梵韻滿娑婆。功德大，法界沐恩波。

四生九有，同登華嚴玄門。八難三塗，共入毘盧性海。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三
稱（下略）

到禪門日誦中，華嚴字母前後所有的韻，與上邊所列者毫無差異；所不同者就是四十二行共列為一圖。第二圖是其後半幅。

第 二 圖



在此幅之前半，阿下尚有一唱字。別有禪門佛事者，其華嚴字母韻圖中，僅有阿行下之唱字，無此圖中間所有之唱字。總而言之，在華嚴經三行共一唱字，到此總圖中四十二行可共一唱字也。我曾訪問過廣濟寺現明住持，他說現在釋家唱時還是照着華嚴經的唱法，在唱字母韻後，連念三行或四行，方唱字母後邊之韻。在我想起來每行都應該履行前後的手續。以此質之現明住持，他很贊成我的話。內含四聲音韻圖的前後也有韻的；不過韻詞，大有變動。牠的前邊的唱韻韻為：

大乘般若法，善現請釋迦，六波羅密究竟，諸菩薩，文字是根芽。義趣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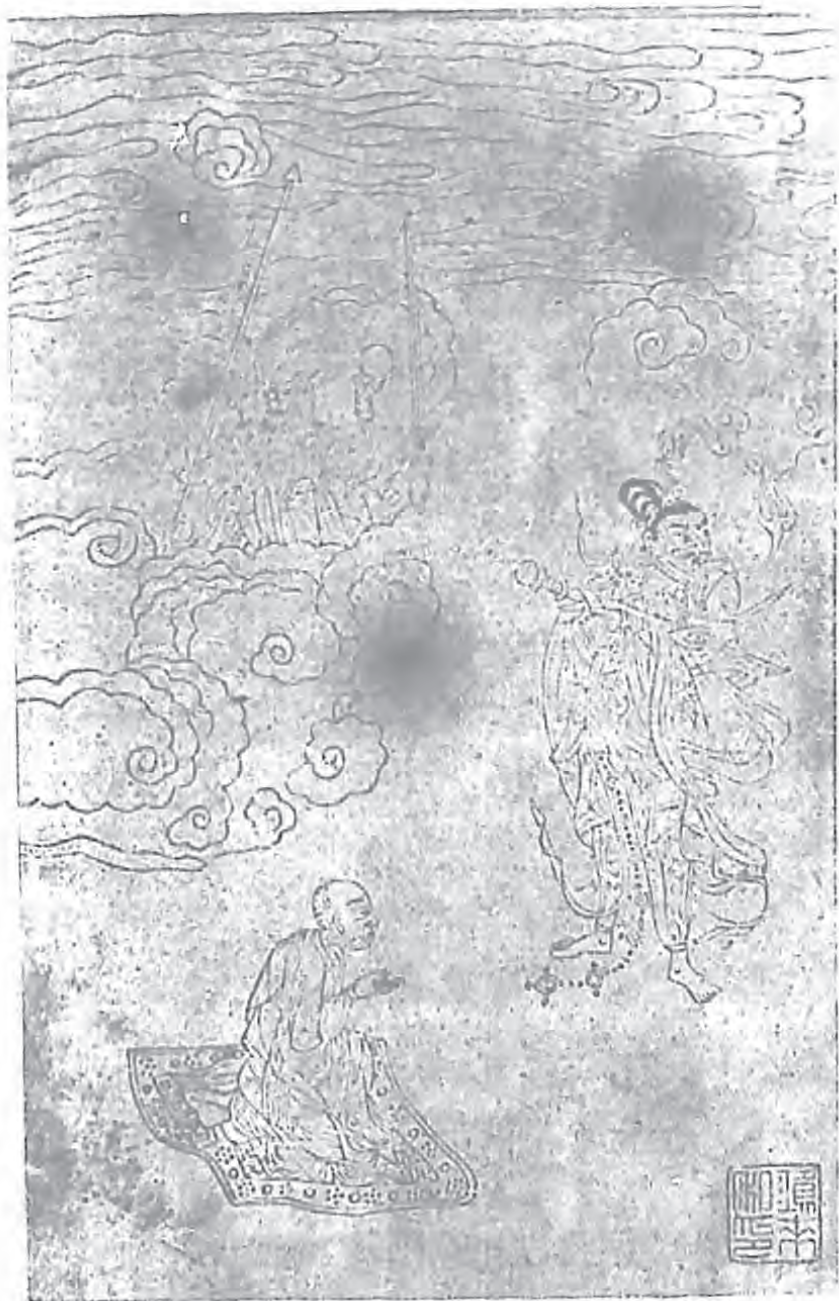
他的跋語却是有意。刪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者，特意或不特意留此「唱」字，我們現在不管牠，我們由此知道他是從何處抄來，我們的責任已算完畢了。

從上邊的情形看來，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形式，是做照華嚴字母韻圖的；而字母切韻要法，乃由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而來。

(五) 板本問題

字母切韻要法最完全的板本，即是張少元先生所藏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第一頁的前面有佛像，如第四圖。後面係舉香讚，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志心稱南無本

第 四 圖



師釋迦牟尼佛(三稱)與開經偈。第二頁即係佛經，題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並題清中天竺沙門阿摩利諦譯。如第五圖。

第 五 圖

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
清中天竺沙門阿摩利諦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峰山頂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其名曰長老
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葉阿若憍陳如
迦旃延拘絺羅阿難陀富樓那阿難羅睺
羅等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
有結心得自在皆是大阿羅漢自從親覲
隨佛已來未曾顯說大乘妙法由此事故
令諸刹利長者居士婆羅門等見諸比丘

佛經之後，方是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內容，即勞氏所謂「自證鄉談起，至貼韻首法止，首尾完具，自成一書」者，大致與字典所載畧同，所異者就是比字典多出唱韻讀與字母讀等耳。此後又有勞氏所謂「自讀喇西江月起，至變形十八部止，共歌訣十餘首者」與字典亦同；惟比字典多十韻號頭一首。全書之內容，至此

爲終。看其形式，似乎此後尚有頁數，惟以別本證之，不過缺羅列助刊者之姓名與刻板之年月之一頁耳。這是多麼不幸吧！設若有刻板年月，牠的時代就不必費許多工夫去考證了。板心有助刊人，全書只有三十一頁，助刊者竟有二十餘人之多。現在將他們的芳名開列於後，這與書的時代是有關係的。

明學 體德 普照 本亮 慧貞 宗悟 清璽 汝常 明瑞 德冲 海泉 昌
住 超越 照祥 江璣 慶彬 證林 寂禎 行旺 海潮 寂方 淨檀 寂通
明聰 滿貴

書曰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亦有牠的來歷。在這篇佛經上說：

『佛告善現：往昔劫中，我曾親近放光如來，得一法門，名曰大法炬陀羅尼，亦名字智陀羅尼，亦名文字陀羅尼。若人學會此之一法，無字不識，無書不看，無事不曉，無事不通，無藝不會。十方諸佛，俱依此法爲母，一切修多羅藏，皆從此法而生，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並遵此法爲首。』

這些話是向壁虛造？果真是從梵經譯出？我們實在無有可靠的證據來斷定牠；但要直覺的批評起來，似乎是虛造的。然而虛造者的話也有來源。在悉曇字母釋義上說：

「……此總持略有四種：一法陀羅尼，二義陀羅尼，三咒陀羅尼，四菩薩陀羅尼。」

所謂法陀羅尼，義陀羅尼，就是大藏字母文字陀羅尼經之所本。按陀羅尼原係咒語之義。

此書的譯者姓名之上冠以「清」字，似乎太異樣。然我覺得這樣的辦法，也有特別原因在。若阿摩利諦真是印度人呢，他爲尊重清朝，當然在姓名之上冠以清字。若是假託呢，他也許做照前人的題法。今查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有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與佛頂最勝陀羅尼經，題曰唐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譯。從書名與題名法看起來，不是極相像麼？然而虧着他用這樣的題名法，不然或許有人把牠放在字彙頭起。因爲本書切字樣法中的「……故名字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等等的話，與字彙所載韻法橫圖中的「名曰標射切韻法。蓋射者先立標的，然後可指而射焉。韻內最上一列，三十六字皆標也。今以兩字切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等等的話，實在有點相同。今有此「清」字，我們便可斷定此書

是字彙的影響，決不是輔影響字彙。字彙是萬曆甲寅（四十二年）付梓的，距明亡清興之時，不過三十年的光景。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此書字母韻的「玄」字與干攝四等的「玄，沍，眩」等字俱不避諱，似乎是順治年間的產物，其實不然，這到下文再說。

與此書是學生姊妹的，名曰三教經書文字根本。題署如第六圖。

第 六 圖



此書到底產生在前書的先或後，是很難斷定的。要照訂集二字看起來，似乎是在後。然也是康熙年間的產物是無疑的；因為現在故宮圖書館藏有諧聲韻學，即根據此書而作，其中玄字避諱，胤不避諱。其所謂阿摩利諦訂集十二攝者，即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十二攝；不過字面稍有不同。牠們的字面是：及，干，庚，罡，根，該，傑，高，勾，械，革，恭。所謂司馬溫公訂集二十一母者，是刪三十六字母爲：見，羣，疑；端，透，娘；幫，傍，明；奉，微；精，從，邪；照，床，審；影，曉；來，日；等二十一母。刪母是明清共有的趨勢；至云二十一字母是司馬溫公的，可謂無歷史的常識。所謂切音，所謂諧聲是表內的一切奇形怪狀的東西，如勾攝見母下，則爲：融古靜切，評古矩切，誤古編切，讀古酷切。這樣的辦法，未免滑稽，一字既係自身切，何必再贅以切音？書中先列開口正韻，開口副韻，合口正韻，合口副韻，與內含四聲音韻圖

是同一性質的東西。表內有好些字面與內合四音韻圖所有者相同。其後是十二字頭韻首法，明是清文闖入中原之後的產物。又有讀韻西江月二首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所有者大致相同。讀後是分四聲法，將平上去入的字面換為調理韻音，此中大有道理，待另文詳論。後又另大書曰：大藏字母九音等韻圖，與明顯四聲等韻圖是同性質的東西。圖後是切字款式，文與切字樣法亦異。此後是兩首頌。最後殿以部首歌訣與重增字彙等。全書規模大致如是。從其規模看起來，都帶着草創的形態，是沒有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最整的。從此一點看來，又像產生在後。作者起初刪母倒是對的，切韻要法守三十六字母之舊，乃是不對的。我曾記得錢玄同先生說過：『三十六字母要算天大的驕子了，以這樣裝載現代話的字母切韻要法，竟然對於牠們毫不敢改併。』到現在我們才知道作者也曾作過革新的事。本書版心也有助刊者，是：

比丘體德	比丘智寶	信士韓士裕
信士韓士祐	優婆塞曲圓明	比丘寂鯨
信官王文炳	比丘隆月	信女育萬
比丘然緒	比丘詬體	法名房性慧
王門朱氏	比丘本安	比丘尼照慧
居士房子明	釋賢玉台	弟子釋惠
比丘真朴	比丘寂舜	比丘昌住
比丘海寬	比丘實擊	鄧世傑陳王現

是書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阿摩利諦訂集十二攝數字。在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裡邊所有的阿摩利諦，或許被人只認為是那篇佛經的譯者或假造者；而本書既寫明十二攝是他訂集，那個十二攝當然也是他作的了。這是不會錯的，因為兩個十二攝的字面雖異，實質是毫無差異的。本書「玄」字不避諱，助刊者體德，昌住也是前書的助刊者，因此我們知道兩書的時代相差不遠。

繼上邊所舉兩書大顯於世的，就是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韻要法。字典行而該兩書廢，改頭換面，遂成世間之大謎，兩百年來竟無人能道其底蘊，此亦創作者之不幸也。

但此書亦曾作過一次返照：即是到雍正九年，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被重刻過一次。前邊的佛經刪去了，作者的姓名與佛經連帶着湮沒了，然而那個「唱」字前後的讚還

存着；幼漁先生所藏者，即是此書。此書中所有的玄字大避其諱，俱削其足。本書的內容與原刊還有個差異之點，是二合音的的改併。在韻攝精紐下的第二等原刊是：

邪	心	從	清	精
○ 詞	西 思	○ 〇	齊 慈	齊 貨
○ 似	西 死	鯖 鯨	妻 此	濟 子
○ 寺	細 四	劑 自	砌 次	祭 恣
夕 〇	悉 〇	疾 〇	七 〇	積 〇

而本書則改爲以下的形式：

邪	心	從	清	精
○	西	○	齊	齊
○	洗	鯖	妻	濟
○	細	劑	砌	祭
夕	悉	疾	七	積

但本書與原書中間的康熙字典所載者，尙沒有像這樣的削改。本書的助刊比丘俱列於最後一頁，是

心誠 義增 傅瑞 照魁 傅德 本德 慧海 義秀 實敏
明一 洪印

刷印緝釘圓功比丘是：

常智

最後印有

板存皇城後門外東吉祥寺住持比丘勝會收

雍正九年林鐘月望旦日告成 助緣沙門昌智 金陵王汝相助刊

(六) 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禪門日誦

這兩本書有關係在第四節已說過了。不過現在要講的是另一面的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第一頁之佛像是竊取於清初所刻之華嚴經中所有佛像之一片；而此華嚴經又係依永樂年間本重刻者，故欲由此規定時代是不可能的；其舉香讚至開經偈等等儀式與禪門日誦所載之誦華嚴起止儀相同，我因此疑惑兩者有密切的關係。但禪門日誦是何時的書？我問了好幾個和尚，俱無結果。這真使我歎息，世間愈常見的事，愈不能追求牠的來源。於是我很憤然的而且很勤苦的向大小書攤上搜集牠的板本；兩月的工夫竟搜集有十餘本之多；然而其中竟無明時刻本，自然也有受書舖的欺騙，把牠當成明板買回來的，到家一查便知道不是那回事。到現在我把這十餘本歸納起來，也可以知道牠在明末清初的規模：

- (1) 諸經日誦 雲棲本，萬曆二十八年序，順治十七年拾月內文書館奉旨重刻。此本無誦華嚴起止儀；舉香讚見於此書之雜文類，開經偈與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不見於此書。
- (2) 諸經日誦 晉陽北郭外千壽寺重刻，末尾有清康熙丙申夏月僧自恣日字樣。丙申是五十五年。此本與雲棲本同；有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的稱謂，此其異點。
- (3) 禪門佛事 同治十四年重刻本。原板存京師法源律院，是乾隆十五年刊行的。其中載誦華嚴起止儀等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所有之派頭完全相同。
- (4) 日課便蒙旁註略解 是編為來歷最鮮明之書。有註者：京都靜默寺沙門易水海寬。有參校者：門人慧海等。有自序：序於雍正壬子（十年）。有和碩莊親王愛月居士序：時在雍正十一年。是編分為正副兩編，正編名為日課便蒙旁註略解，副編名為日課蒙文讀類集。誦華嚴起止儀，載於附編。其凡例有云：「附註附編之刻，雖止為便俗，編中凡有教義者，亦略為註，如金光明空品，普賢觀章，華嚴字母等；若二佛咒類，則直斥其謬，雖遠俗不敢不為蒙

習正也。」

(5) 其他 有天壽寺，有天童本重刻本，雅俗雜陳，年代都在道同之後。惟諷華嚴起止儀，是各本所共載的。

總而言之，現在所得見者以雲棲本為最早，海寬本次之。這兩種板本來歷最為分明，其他皆隨俗流傳者，年代俱在難稽之列。這種流傳本恐怕在雲棲株宏以前已經有了。他的諸經日誦序上說：「嘉禾項君，向以坊本百八般經入雲棲，謂是經道俗晨夕所持誦，而真偽交雜，識者諒焉；幸為我一甄別之，以式初學。予按其本，勾詮抹次，去偽而存真……」他所認為偽而去之者，不知諷華嚴起止儀是否在內？要以海寬的話推想起來，牠似乎在內。普菴二佛咒是經雲棲認為後代高僧無說咒理而刪去的，釋談章亦有被削的可能；而袁子讓在他的字學元元上曾以釋談與華嚴並論，由此可推二者俱在雲棲所謂坊本百八般經內。現在我們可以是這樣說：自雲棲之後，流傳於世者，原有雅俗兩種。海寬的正編也許就是雲棲的遺意，副編是受大彌陀寺草亭元信的敦勸而續編的；草亭老人的序上說：「世本流傳既久，相沿成風……」可見流傳本在當時很有勢力。而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却與世本發生了關係，不惟舉香讚至開經偈俱出於禪門日誦之類的書，即是那篇佛經如上邊第四圖中所有之文也是從禪門日誦所載佛說阿彌陀經中套出來的。然而我們只能說牠們的關係，不能以此而斷定牠們的時代。因為從這里說牠們發生關係是在明末，是可以的；即說牠們發生關係是在清初或中葉，也未嘗不可以。不過我從日誦便蒙的註解者看出端倪。海寬是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助刊者，其門人慧海是雍正年間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師徒兩世都與這本音韻的書發生關係，我們要說因為他們的媒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禪門日誦之類的書才發生關係，總不能算附會吧。

(七) 大藏字藏字母切韻要法與清初二帝

清初二帝一方面崇佛，一方面愛談音韻，這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產生與採用是很有關係的；我們不能不連帶着說一點。

清世祖福臨參禪的故事俱傳於民間；更有人說他到最後還出家為僧，這事已在難稽之列。但他接見玉琳通秀及其弟子茆溪森，與延見憨璞和尚的事都彰彰可考。與音

韻有關係的故事，是發生於順治十六十七兩年親近道忞和尚的時候。道忞北遊集有云：

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師爲展閱一過。上曰：「北京說話獨遺入聲，蓋凡遇入聲字眼，皆翻作平上去聲耳。」於是上親以喉唇齒舌鼻之音調，爲平上去入之韻與師聽之。

從這段話看來，既可證明清世祖對於音韻特感興趣，又可證明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尚未產生。我說牠沒有產生，一點也不過分。牠既是佛門的作品，清世祖與大和尚談起音韻來，那有不談牠的理？且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真朴與編次北遊集的真樸有似一人的嫌疑。如果是一人，那有徒弟所作的事，老師不知道？道忞據清世宗（雍正）的批評，是個誇耀之徒，那有不趁此時機，將佛門的產品誇耀一番？道忞是順治十七年歸山的，清世祖是十八年正月死的。北遊集之編次當然在其後若干年。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成，不第清世祖未得見着，即道忞之墓木已拱矣。

設若清聖祖玄嘽不愛音韻而且不尊崇佛教，這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即令產生，或許只能流傳於釋門。他題名利，賜紫衣，對於佛教頗加恩寵。皇子們或與僧衣攀談禪理，或從禪師親受經義。這本音韻的書，很有機緣達於內廷。至於他注意音韻的事，多未爲世人所周知，我現在趁此機會抄出兩條，以作談助之資。在他的四十四年的上諭上說：

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文進呈，上閱之，諭大學士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字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母，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者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甚精，兩字合音不甚要緊，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又：

上諭內閣學士長壽曰：「朕覽邵子聲音圖，於各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二十餘年，雖未能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無不悉知。即如清字之音有漢字所無者；漢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備者。朕將此聲音圖，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爲性理精義內邵子聲音圖，宜仍

用漢字，其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並將此旨，與大臣同閱。」

這些言論，在現在看起來，自然多有可笑之處；但無論如何，他總算對於音韻有特別興趣。然觀其詞意，似乎他還沒有見着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大藏字母切韻之要法遑御覽，也許在體德之住持愍忠寺（約在四十五年）與海寬之住持靜默寺（四十八年）以後罷？

（八）確定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年代

心想確定牠的年代，除了考察助刊者生年卒月是沒有別的法子的。這一層我用力最苦，而所得的結果倒不算多。在我的初意是想把這幾十個助刊者的生年卒月盡從碑塔及僧人的記載查出來，由此生年卒月參互求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年代自然可以確定，不料只查到四五個。然此四五個，也滿夠用了。

第一個是真朴，設若他是編次北遊集的真僕，我們便可以說他是康熙年間的人；因為他的老師道忞是康熙十三年死的。那麼，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當然是康熙年間的產物了。牠既是康熙年間的產物，與之學生的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當然也是康熙年間的產物。

第二個是體德，兩書的助刊者都有他。他是清朝愍忠寺第十一代僧。愍忠寺者，即今南城之法源寺也。愍忠改為法源，自雍正年間始。故現在的法源寺志（抄本）尙有他的傳記。傳載他「弱冠始事剃落」，又載他「跏坐號佛，含笑而逝，即雍正四年正月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坐夏四十有五。」我們由此可推他生於康熙元年，剃度之年約在二十年左右。傳又載他係金台人，剃度之後，「尋來京師，棲於愍忠」，可惜沒有載明他來京的年月；然以其坐夏之年數推之，當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後。他繼洪修法席，不詳何年；受清聖祖紫衣之賜，亦不詳何年；以意推之。當在四十五年左右。由此亦可證明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刊於康熙朝也。

第三個是海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雖沒有他，而他却是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人。海寬在清朝也是很名高的和尚，皇子親王與他常相往來。和碩莊親王對他尤善：他生前的日誦便蒙略解的序，死後墓碑上的小傳，俱是他給他作的。他曾參與滿清譯經事業，同文韻統的校譯者亦有他。他的墓在良鄉車站，墓碑尙屹然存在

也。北長街靜默寺住持樂然，係其後嗣，尙能道其事蹟。我從他們的家譜上知道他是康熙己卯（三十八年）受戒於京都廣濟律堂（即西四牌樓之廣濟寺）。他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事當然發生於此年之後。他是乾隆甲戌（十九年）死的，壽七十有五；倒推上去，是生於康熙十九年。

第四個是超越。他是清朝燕京潭柘山岫雲寺的和尙，有傳錄於新續高僧傳四集。傳載「他年逾三十，始越座，勝福寺海雲爲之祝髮」；又載「康熙三十三年，寺燬於火，賜帑重修；將建棟時，有一木初擬置左，衆欲右之，昇不能升。超祝之曰：我右汝也。不數人昇之以去。住持照福，見其誠感木石，知有自來。嘗於聖祖游幸時，從容奏對，稱超品度，比之仙露明珠，帝亦爲之嘉賞。」超越之露頭角，實始於此時。「己卯（三十八年）照福寂後，奉命繼席」；是他開始住持岫雲寺之年，正海寬受戒於廣濟律堂之年也。他寂於康熙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之產生，當然在四十一年以前。

由上邊種種情形看起來，則所謂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者，實產於康熙三十八與四十一年之間。至於雍正九年本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有慧海，他是海寬的門人，更能幫助我們明瞭此中的線索。

〔校對時增入〕

此文成後，我又赴潭柘山岫雲寺調查，除超越外，又得證林律師事蹟。證林（高僧傳作澄林）字洞初，康熙二十八年受具於岫雲寺，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繼席本山，寂於雍正六年，壽六十三，臘三十八。此外尚有：

監院脩林彬公塔

監院異珍瓊公塔

明如祥公塔

天寧寺宗師住持章玉璽公禪師塔

我疑脩林彬公即慶彬，異珍瓊公即江瓊，明如祥公即照祥，章玉璽公即清璽。若然，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潭柘寺大有關係矣。惜乎事蹟無考，徒增人歎息耳！

（九）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五方元音

這兩種書究竟誰在先呢？這不得不向五方元音的板本上下一番探討的工夫。現在所流行之本都是年希堯增補過的，難以窺着原書的面目。我從魏建功先生處借到光緒年間刊本兩冊，尚保存作者原序一篇，從此序看來，我才知牠與皇極經世及韻略易通有關係，前幾節的引用即依此。後來我得一種極能保持原狀的板本，有自序，有校閱人，並題曰平仄六律字彙。在我初得此書時，也不敢斷定牠的原狀是如此。繼而見劉半農先生所藏的道光十八年刊本，陳子怡先生的嘉慶九年刻本，又參以浙江採進書目所論與嘉慶十五年的別本之痕跡，方知此書係樊氏原刊規模。牠的細節在本篇暫且不論，所要論的是牠與諸書的關聯。牠與韻略易通的關係在前已說過了，現在說牠與喬中和的元韻譜的關係吧。本書載有十二韻應十二律圖，與喬氏的十二括應律圖形式相同。樊係堯（即今河北唐山縣）人，所居之西良村與喬中和的內邱縣更為接近；他受喬氏的影響是極容易的事。所以在他的五聲釋下很明白的說道：

「如喬氏韻譜，實發所未發。其中辨論，說邵子經世，用力雖云精苦，而唇舌未免牽合。」

可見他是修正喬氏的；由此更可知樊氏的十二韻的來源，是沿喬氏的十二括而來，並非出自切韻要法。但是，切韻要法與三教經書文字根本俱載有韻濁等韻西江月二首，其詞為：

堪讚九音總括，包含萬字無差，從來切字有作家，難比如是妙法。有聲韻中直取，見形篇內活拿，若君記念細熟活，實乃真金無價。

切字須憑等韻，呼吸清濁音聲，橫編豎紐要叮嚀，取字自然真正，橫豎各排千遍，師傳關鑰分明，若言此事不精靈，除是痴聾症候。

五方元音也有相類之詞共三首：

天地包羅首尾，人排第二成行，三爲龍韻四爲羊，牛五六熬不爽。七虎八蛇定取，九蛇十馬參詳，豺居十一備宮商，說甚黃金兩兩。

堪羨五音總括，包含萬字無差，從來字學有多家，難比如是妙法。開口韻中直取，聞聲母下活拿，勸君着意莫疑嗟，實乃真金無價。

取字須憑入韻，聞聲要辨分明，不勞苦力與多工，歸母自然有定。天籟人人俱有，不拘老幼皆能，若言此事不精通，除是痴聾症候。

詞既相類，難免有人持此以爲五方元音在切韻要法之後之證據。其實從這里判不出誰先誰後來，因為都是從貫珠集抄來的。

心想明白牠們的先後，得先考五方元音的年代。樊氏自序後邊不載年月，也許有表示遺民的意味。光緒七年唐山縣志所載他的事跡，是訪其後裔文生樊景泰廩生樊景雲所述增入的，故多影響之談，更無說出作書年月。我們心想知道他作書的大概年代得從書的校閱人入手。本書題有：

堯山凌虛樊騰鳳著 男芳 萬古泰
問源趙 漁鑒 侄婿千予洵士英訂
大來魏運泰校 門人承天張子民正

這裏最有關係的是趙問源與魏大來。他的序上說：

「同邑太學生魏大來宗孔孟正傳，猶精於韻學。余與之往復參訂，共成五方元音一書。」又說：

「余友趙問源協資剖附，以公海內。」

趙問源是崇禎癸未進士，順治二年任陝西督理糧儲道，順治四年任湖北提學道。縣志又稱老年「優遊林下，惟以詩酒陶情，扁其園曰解林。」，他助梓五方元音的事，或許就在他晚年吧？魏大來在崇禎十一年尙是生員；縣志載云：「崇禎十一年，皇清兵治唐山城外，生員王莊，魏運泰入營。」是此時他尙不得稱爲太學生。又考康熙縣志載他是順治甲午例貢；由此可知他得稱爲太學生必在順治十一年以後，蓋清制五貢皆得入監肄業也。又考五方元音之書載於康熙十二年縣志，故由此可知牠的產生即在順治十一年與康熙十二年之間。再看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助刊者，體德是康熙元年生的，助刊三教經書文字根本的海寬是康熙十九年生的；他們本身的降生充其量不過與五方元音同時，他們助刊的書那能跑到五方元音的前頭呢？（此節係校對時增改）

（十）原書及作者湮沒之故

阿摩利諦之書，既被字典所採用，爲什麼姓名——無論其真假——湮沒而不彰呢？據我看來，有以下的幾種原因。第一，牠是釋門的產物，助刊者又是能親見皇帝與親王皇子相往來的和尚，梓成後即進御，所以不能爲世人所周知。第二，清世宗是

個極專制的君主，曾與過佛教的文字獄。他是極不願意世人知道內廷秘密。他的上諭有云：

『木陳忞語錄文采華麗，其中不無可取，而支離牽強處，然亦具正知見於法門，尚無大過。但所著北游集六卷則乖謬之語，不堪忍聞。』

他對於北游集所載宮中事，無不痛加駁斥。又云：

『其他誇耀恩遇時俗卑鄙之詞，屢見於篇中，不勝縷述。當日玉琳琇之叨蒙恩遇，過於木陳忞；而玉琳琇語錄中除佛法之外，曾無一字記載。聞其兩次還山，時有人問及內廷召對因緣，但答以皇帝恩重而已。』

對於骨巖行峯而云：

『惟有骨巖行峯者，玉琳琇之弟子也，曾隨本師入京，因作待香紀略一冊，以紀恩遇；其中荒唐誕妄之處，不可枚舉。』

他對於這兩本書，自然是禁止了，而其他「除佛法外，凡有書寫時事，虛妄捏成，誇耀恩遇者」亦令「概行查燬。」如此一來，誰還敢將大藏字母切韻要法的秘密洩露於人間呢？海寬至乾隆十九年方死，他滿有揭出這個秘密的資格；然他是個敦厚老僧，乃云：『吾儕安居逸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驗』，當然是不肯明言此書的來源的。其弟子慧海等之助刊本，削頭換面，亦其遺教歟？他們也虧着有這樣聰明！不然，不待乾隆四十二年，就有人先替王錫侯「註」受禍了。

「註」王錫侯改纂字典爲字貫案，見於掌故叢編。

(十一) 結論及餘興

這本是一個小問題，我竟然用了這麼多的手續來研究牠，真是割雞而用牛刀；但不如此不惟不足以說服人，而且自己也不敢信。實在的，在我初下手作此文之時，尚在惛恍迷離之中，上了許多當，易了幾次稿，每多一點證據，便改變自己的判斷；到現在才可以自信。這篇文章因為是考證的，所以只顧對付其內容，無暇及其文辭；然我對付這個問題，頗有點藝術與戀愛的態度。這個過程走得也算有趣：多認識好些人，多知道好些書，多去到好些地方。我素來對於佛經是毫不理問的，爲了這個問題，竟往佛經流通處跑了數十次之多。這個問題是與禪門日誦有關係的，我所搜集的

板本不下十餘種。我隨着居士們念阿彌陀，看着地板上羅列的膝墊活像內含四聲圖。寺院的碑塔成了我的朋友；而我更成方丈們的不速之客。上良鄉訪海寬的墓是在今年最熱的一天；在白雨茫茫之中二次去訪知非法師，去抄法源寺志。每有一得，便高興的跳起來；高興不到片刻，也許垂頭喪氣，因為又出了岔枝了。『文章還沒作成的？』我的文軒屢次問。到現在總算作成了。其結果不過是如此；字典所載字母切韻要法，從實質講，牠是近代的（詳見本篇第二節）。從形式講牠是五方元音以後的產物，（詳見本篇第九節）。牠的前身是大藏字母切韻要法，與之學生的有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詳見第三第四第五數節。）這兩書俱是佛門的產品與禪門口語是有關係的（詳見第六節）。佛門的產品能以直達內廷，因為清初二帝之崇佛（詳見第七節）。原書與作者湮沒之故，因為牠不為世人所周知，又無人敢洩露其秘密（詳見第十節）。從此以後我們還可以把明清間幾部韻書發生的次第排列起來：

- (1) 喬中和元韻譜 序於萬曆三十九年。
- (2) 馬自援等音 康熙十三年左右。
- (3) 樊騰鳳五方元音 順治十一年以後康熙十二年以前。
- (4) 阿摩利諦等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康熙三十八年與康熙四十一年之間。
- (5) 阿摩利諦大藏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三十八年與康熙四十一年之間。
- (6)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 康熙五十五年。
- (7) 大藏字母切韻要法改削本 雍正九年。

結論至此告終，我再抄一件音韻的趣事作個餘興吧：

在清初有僧弘忍和尚，前去金粟參見圓悟和尚時，呈偈曰：『不將一法與諸人，正是婆心海樣深；曾憶香巖擊竹後，焚香遙禮謝師恩。』悟指曰：『人，深，恩，忍不同韻。』弘忍曰：『和尚莫被這個字換却眼睛』，悟微笑。這件故事見於佛祖道影，與「該死十三元」的故事相映成趣。人，深，恩，何以被斥為非韻？就是為着 m 與 n 的問題。圓悟要遵韻書，弘忍只憑口與舌（不是唇，一笑，）。弘忍也真是個有革命性的和尚，無怪乎促成清聖宗的揀魔辨異錄。然人與恩不俱在字母切韻要法之根柢乎？我們却應該被這幾字換却眼睛！

最後我要向幾位先生致謝詞：錢玄同先生，馬幼漁先生，張少元先生，魏建功先

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考證

生，或給我提示，或借給我書看；陳子怡先生與我反覆辯難；白蘇洲先生，羅莘田先生特別督促；廣濟寺現明住持，法源寺空也方丈，知非法師，靜默寺樂然住持，或給我看寺志，或給我抄寺譜；這都是應當感謝的，我在這裏統統致謝！

二十年七月十一日，醫清於韻畧堂。

